



绿天·棘心

苏雪林



SuXuelin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绿天·棘心 / 苏雪林著. —南京: 江苏文艺出版社, 2010.1
(现代文库)
ISBN 978-7-5399-3416-7

I. 绿… II. 苏… III. 自传体小说 - 中国 - 现代 IV. I246.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9) 第 173130 号

书 名 绿天·棘心
著 者 苏雪林
责任编辑 蔡晓妮
责任校对 米 兰
责任监制 卞宇坚 江伟明
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江苏文艺出版社 <http://www.jswenyi.com>
集团网址 凤凰出版传媒网 <http://www.ppm.cn>
经 销 江苏省新华发行集团有限公司
照 排 江苏凤凰制版有限公司
印 刷 江苏新华印刷厂
开 本 890×1240 毫米 1/32
字 数 220 千
印 张 9.875
版 次 2010 年 1 月第 1 版, 2010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7-5399-3416-7
定 价 20.00 元
(江苏文艺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

目录

Contents

绿 天

绿天	3
鸽儿的通信	9
小小银翅蝴蝶故事之一	27
我们的秋天	38
收获	51
小猫	57
童年琐忆	62
青春	87
归途	95
中年	101

棘 心

第一章	母亲的南旋	113
第二章	自闺房踏入学校	127
第三章	赴法	140
第四章	光荣的胜仗	149
第五章	噩音	161
第六章	来梦湖上的养痾	171
第七章	家书	180
第八章	丹乡	189
第九章	白朗女士	198
第十章	中秋夜	210
第十一章	马沙的家庭	223
第十二章	家乡遭匪的噩耗	235
第十三章	他不来欧洲	246
第十四章	皈依	264
第十五章	巴黎圣心院	280
第十六章	法京游览与归国	291
第十七章	一封信	302

绿
天

绿 天

亚当和夏娃的地上乐园，真是太令人神往了，数千年来，有着不少口碑来传述它，不少诗歌来咏叹它，不少散文来铺张它，连学习工科，平日对于《圣经》素少寓目的石心，也常常对我说：“我想寻找一区隔绝市嚣，水木清华的地方，建筑一所屋子，不和俗人接见。在那儿，你做夏娃，我便做亚当，岂不好吗？”

石心的性格原是很孤僻的，所以有这样的想法。我却颇爱热闹，虽也不喜交际，却爱有几个知心的朋友，互相往还，但对于尘嚣，也同他一样厌恶。因为我的祖父，都是由山野出来的，我也曾在乡村生活过多少时候，我原完全是个自然的孩子啊！

石心因为职务的关系，住在上海。他每天到远在二三十里外的工厂去工作。早晨六点钟动身，晚上六点钟才得回家，只有星期日方能自由。

他上工去后，我就把自己关闭在一个又深又窄的天井底，沉沉寂寂，度过我水样的年华。偶然出门在马路上散散步，眼睛里所见的无非工厂烟囱袅袅上升的黑烟，耳朵里所听的无非是隆隆轧轧的电车和摩托卡。我渴望着我从前所爱的花、鸟、云、阳光、绿野……但这些事物不但闪躲着，不和我的实际相接触，连我的梦境里都不来现一现，于是我的心灵，便渐渐陷于枯寂和烦闷之中了。

我曾读过都德《磨房书札》，最爱《西简先生的小羊》那一篇。咳，现在我也变成这小白羊了，它虽然被系在芳草芊芊的圈子里，

受着主人百端爱抚，却永远翘望着那边的崇山峻岭，幻想着那垂枝的青松，清香的野桐花，银色的瀑布，晚风染紫了秋山，鼻子向着遥天“咩！”“咩”发出一声声悠长的叫唤。

某年，即上海为五十年所未有的酷热所燃烧之一年；某月，即秋声和鸿雁同来之一月，我们由上海搬到苏州城里来了。

起先，石心接着苏州东吴大学的聘书，请他为该大学理科主任，并允许由学校赁给我们屋子一所。那时我们并不知新屋是怎样一个形式，想象那或是几间平房，有一个数丈长宽的庭院，庭中或者还有一二株树，少许的花草；不过这样于我已经很好，我只要不再做天井底的蛙，耳畔不再听见喧闹的车马声，余愿已足，住宅就说狭小一点，外边旷阔清美的景物，是可以补偿这个缺点的。吴城这个文化古城环境的幽静，我也算闻名已久了，所以石心接到聘书之后，心里尚在踌躇不决，我却极力地怂恿。啊，西简先生的小羊已经厌倦了栅和圈，它要毅然投向大自然的怀抱里去了！

于是石心决定了赴苏州教书的计划。

我们的行李运去之后，石心先去布置房子，我于第二天带了些零杂用品离开了上海。

我虽然已在苏州生活过，但对于东吴大学许给我们居住的屋子所在，却弄不明白，我便到景海女师，请校长洛宾孙女士引导我去。

洛女士是美国人，性情极为和蔼，见我来很高兴；听见石心也来苏州教书，更为欢喜。她请我坐了，请出她朋友沙女士来陪我，又倒给我一杯冰柠檬水。两个钟头在火车里所受的暑热，正使我焦渴呢，喝了那杯水，真感到甘露沁心般的爽快。

我谈起请她引导去看新居的话，她说：“那屋子很好，我常想住而不可得，你们能够得到这样住所，运气真不错呀！”

“她们住在这样精雅的屋子里，还羡慕我们的住所，那末，那屋子一定不怎样坏吧。”我心里这样想着。

喝完冰水后，她和沙女士引我走出学校，逆着刚才我走来的道路，沿着天赐庄河走了十分钟，进了一堵墙，我们便落在一片大空场之中，场中只有一个小茅舍，余无别物。我正在疑惑，洛女士指着屋后一道矮墙和一丛森森的树木对我说：“你们的屋子在这墙里。”

推开板扉，里面竟有一园，园里有一座虽不精致而极适宜于居住的双幢屋子。

呀，这真是“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

走到屋前，石心听见我们的声音，含笑由屋中走出。洛女士和他寒暄了几句话，便作别去了。

等她出了板扉，我就牵着石心的手，快乐得直跳起来，说道：“有这样一个好园庭给我们住，我简直做梦也没有想到！”我们牵着手在园里团团走了一转，这园的景物便都了然在心了。

园的面积，约有四亩大小，一座坐北朝南，半中半西的屋子，位置于园的后边。屋之前面及左右，长廊围绕，夏季可以招纳凉风，而冬天则可以在廊子上躺着软椅负暄，这一点，可说是最中我意了。

这园的地势颇低，而且园中杂树蒙密，日光不易穿漏，地上常觉潮湿，所以屋子是架空的。它离地约有六七尺高，看去似乎是楼，其实并不是楼。屋子下面不能住人，只好堆煤，积柴，或者放置不用的家具。

园中尚有一个丈许高的土墩，登其上，可以眺望墙外广场中青青的草色，和东吴大学附近的那一双秀丽的塔影。

园中的草似乎多时没人来刈除了，高下杂乱地生长着。草里缠纠着许多牵牛花和茑萝花，猩红万点，映掩浅黄浓绿间，画出新秋的诗意。还有白的雏菊，黄的红的大理花，繁星似的金钱菊，丹砂似的鸡冠，都在荒园里争妍斗艳。秋花不似春花：桃李的秾华，牡丹芍药的富丽，不过给人以温馨之感，你想于温馨之外，更领略

一种清健的韵致，幽峭的情绪么？那末，你应当认识秋花。

讲到树，最可爱的莫如那几株榆树了，树干臃肿丑怪，大皆合抱，有如图画中所画的古木。青苔覆足，常春藤密密蒙盖了一身，测其高寿，至少都在一两百岁以上。西边一株榆树已经枯死了，紫藤花一株，攀附其根，蜿蜒而上，到了树巅，忽又倒挂下来，变成渴蛟饮涧的姿势。可惜未到春天，藤花还没有开，不然，绿云堆里，香雪霏霏，手执一卷，坐于树下，真如置身华严世界中呢。

有一株双叉的榆树最高。天空里闲荡的白云，结着伴儿常在树梢头游来游去，树儿伸出带瘦的突兀的瘦臂，向空奋拿，似乎想攫住它们，云儿却也乖巧，只不即不离地在树顶上游行，不和它的指尖相触；这样撩拨得树儿更加愤怒：臂伸得更长，好像要把青天抓破！

春风带了新绿来，阳光又抱着树枝接吻，老树的心也温柔了。它抛开了那些顽皮讨厌的云儿，也来和自然嬉戏了。你看，它有时童心发作，将清风招来密叶里，整天缥缈地奏出仙乐般声音。它又拼命使自己叶儿茂盛，苍翠的颜色，好像一层层的绿波，我们的屋子便完全浸在空翠之中。在树下仰头一望，那一片明净如雨后湖光的秋天，也几乎看不见了。呀，天也给它们涂绿了。绿天深处，我们真个在绿天深处。

“这园子虽荒凉，却富有野趣，”石心笑着对我说道，“要是隔壁没有别人搬来，便也可以算做我们俩的地上乐园了啦！”

我没回答他的话，只注视着那些大榆树，眼前仿佛涌现了一个幻象。

杲杲秋阳，忽然变得炫目地强烈，似乎是赤道一带的日光。满园的树木，也像经了魔杖的指点，全改了模样：梧桐亭亭直上，变成热带的棕榈，扇形大叶，动摇微风中，筛下满地的日影。榆树也化成参天拔地的大香木，满树缀着大朵的红花，垂着累累如宝石如珊瑚的果实。空气中香气蓊勃，非檀非麝，闻之只令人陶然欲醉

而已。

长尾的猴儿，在树梢头窜来窜去，轻捷如飞。有时用臂钩着树枝，将身子悬在空中，晃晃荡荡地打秋千玩耍。骄傲的孔雀，展开它们锦屏风般的大尾，带着催眠的节拍，徐徐打旋，在向它们的情侣献着殷勤。红嘴绿毛的鹦鹉和各式各样的珍禽异鸟，穿梭般在树叶间飞来飞去，悠扬宛转的歌声使整个静穆空间为之震颤。

树下还有许多野兽呢，但它们都驯扰不惊，亲睦无猜，像是一个家庭里长大的。毛鬣壮丽的狮子却抱着小绵羊睡觉。长颈鹿静悄悄地在数丈高的树梢，摘食新鲜叶儿，摆出一副哲学家的神气。金钱豹和梅花鹿在林中竞走。白象用鼻子汲取河水，仰天喷射，做出一股奇异的喷泉，引得河马们，张开阔口，哈哈大笑。

这里没有所谓害人的东西，凶恶的鳄鱼懒洋洋地躺在河边，在做着它们的沙漠之梦。一条条红绿斑斓的蛇，并不想噬人，也不想劝人偷吃什么智慧之果，只悠闲地蟠绕树上，有时也吱吱地唱着它们蛇的曲儿。那声音悠长、幽抑，如洞箫之咽风。响尾蛇则摇着尾巴，发出咚咚的鼓声，像是按和着节拍。

这里的空气，是鸿蒙开辟以来的清气。它尚未经过闹市红尘的溷浊，也没有经过潘都拉箱中虫翅的扰乱，所以是这样新鲜，这样澄洁，包孕着永久的和平、快乐和庄严灿烂的将来。

树木深处，瀑布像月色般静静地泻下。小溪儿带着沿途野花野草的新消息，不知流到什么地方去。朝阴夕晖，气象变化，林中的光景，也就时刻不同：时而包裹在七色的虹霓光中，时而隐现于银纱的薄雾里……

流泉之畔，隐约有一男一女在那里闲步。这就是人类的元祖，天主用黄土抟成的人，地上乐园的管领者。

……

“你又痴痴儿地在想什么呢？我们的屋子还没有收拾妥帖，进去吧。”石心用手在我肩上一拍，啊，一切的幻象都消失了，我们依

然置身于这红尘世界里！

但是，世上哪有什么真的幸福，我们又何妨就把这个庭院当做我们的地上乐园呢？

一切我们过去心灵上的创痕，一切时代的烦闷，一切将来世途上不可避免的苦恼，都请不要闯进这个乐园来，让我们暂时做个和平的好梦。这不是什么过奢的愿望，我想命运之神是可以垂允的吧？

乌鸦，休吐你的不祥之言，画眉快奏你的新婚之曲。

祝福，地上的乐园。祝福，园中的万物。祝福，这绿天深处的双影。

鸽儿的通信

—

亲爱的灵崖：

昨天老人转了你的信来，知道你现行已经到了青岛了。这回我虽然因为怕热，不能和你同去旅行，但我的心灵却时刻萦绕在你身边。啊！亲爱的，再过三个星期，我们才得相聚吗？我实在不免有些着急呢。

拜祷西风，做人情快些儿临降，好带这炎夏去，送我的人儿回。

昨晚我独自坐在凉台上，等候眉儿似的新月上来。但它却老是藏在树叶后，好像怕羞似的，不肯和人相见。有时从树叶的缝里，露出它的半边脸儿，不一时又缩了回去。雨过后，天空里还堆积着一叠叠湿云，映着月光，深碧里透出淡黄的颜色。这淡黄的光，又映着暗绿的树影，加上一层濛濛薄雾，万物的轮廓，像润着了水似的，模糊晕了开来，眼前只见一片融和的光影。

到处有月光，天天晚上有我，但这样清新的夜，灵幻的光，更着一缕凄清窈渺的相思，我第一次置身于无可奈何的境界里了。

栏杆上的蔷薇——经你采撷过的——都萎谢了。但是新长的牵牛，却殷勤地爬上栏杆来，似乎想代替它的位置，它们龙爪的叶儿，在微风里摇摇摆摆的，像对我说：

“主人啊，莫说我们不如蔷薇花的芬芳，明天朝阳未升，露珠已降时，我们将报给你以世间最娇美的微笑。”

今晨起来喂小鸡和鸽儿，却被我发现了一件事。我看见白鸽又在那里衔草和细树枝了。它张开有力的翅膀，从屋瓦上飞到地面来，用嘴啄了一根树枝，试一试，似乎不合它的需要，随即抛开了。又啄一枝，不合适，又抛开了。最后在无果树树根之旁，寻到一根又细又长，看去像很柔软的枝儿，这回它满意了。衔着喇的飞起来，到要转弯的地方，停下来顿一頓，一翅飞进屋子，认定了自己的一格笼，飞了上去，很妥帖地将树枝铺在巢里，和站在笼顶上的小乔，——它的爱侣——很亲热的无声地谈了几句话，又飞出去继续它的工作。

为了好奇的缘故，我轻轻地走近它们的屋子，拿过一张凳子，踮了脚向笼里张时，呀，有好几位鸽太太在那里坐月子了。

玲珑的黑衣娘小心谨慎的伏在那里，见了人还能保持它那安静的态度。不过当我的手伸进巢去摸它的卵时，它似乎很有些着急，一双箍在鲜花肉圈里的大眼，亮莹莹地对我望着，像在恳求我不要弄碎它的卵。

第四格笼里，孵卵的却是灰瓦。它到底是个男性，脾气刚强，一看见我的头伸到它的笼边，便立刻显出不耐烦的仇视的神气。我的手还没有伸到它的腹下，“咕！”它嗔斥了一声，同时给我很重的一翅膀，虽然不痛，不提防，也被吓了一跳。

再过半个多月，鸽儿的家族，又加兴旺了。亲爱的，你回来时当看见这绿荫庭院，点缀着无数翩翩白影，该高兴吧？

你的寂寞的碧衿

八月二日

二

灵崖：

你现在想已由青岛到了天津，见了你的哥哥和嫂嫂了。过几天也许要到北京去游览了。你在长途的旅行中，时刻接触着外界不同的景象，心灵上或者不会感到什么寂寞，然而我在这里，却是怎样的孤零啊！

今晨坐在廊里，手里拿了一本书，想凝聚心神去读，然而不知怎样，总按捺不下那驰鹜的神思。我的心这时候像一个小小的氢气球，虽然被一条线儿系住了，但它总是飘飘荡荡地向上浮着，想得个机会，挣断了线，好自由自在地飞向天空里去。

鸽儿吃饱了，都在檐前纷飞着。白鸥仍在那里寻细树枝，忙得一刻也不停，我看了忽然有所感触起来。

你在家时曾将白鸥当了你的象征，把小乔比做我。因为白鸥是只很大的白鸽，而小乔却是带着粉红色的一只小鸽，它们的身量，这样的大小悬殊，配成一对，是有些奇怪的。我还记得当你发见它们匹配成功时，曾异常欣喜地跑来对我说：

“鸽儿也学起主人来了，一个大的和一个小的结了婚。”

从此许多鸽儿之中，这一对特别为我们所注意。后来白鸥和小乔孵了一对小鸽，你便常常向我讨小鸽儿。

“要小鸽儿，先去预备了窠来。”我说，“白鸥替他妻子衔了许多细树枝和草，才有小鸽儿出现呢。”

“是的，我一定替你预备一个精美适意的窠。”你欣然的拉着我的手儿说，就在我的手背上轻轻地吻了一下。

真的，亲爱的灵崖，我们到今还没有一个适当的居处，可以叫做我们自己的窠呢——这个幽茜的庭院，虽然给我们住了一年，然而哪能永久地住着？哪能听凭我们布置自己所要的样儿？

我们终朝忙碌地预备功课，研究学问，偷一点工夫，便要休息，以便恢复疲劳的精神，总没有提到室家的话。有一次，我们曾谈过这个，亲爱的灵崖，你还依稀记得吗？

一个清美的萧晨——离开我们的新婚不过半月之久——我们由家里走到田陇上，迤迤进了松川，一阵清晓的微风，吹到我们的脸上，使人感到轻微的凉意，同时树梢头飘飘落下几片黄叶，新秋来了。

残蝉抱着枝儿，唱着无力的恋歌，刚辛苦养过孩子的松鼠，有了居家的经验似的，正在采集过冬的食粮，时时无意间从树枝头打下几颗橡子。

树叶由壮健绿色变成深黄，像诗人一样，在秋风里耸着肩儿微吟，感慨自己萧条的身世。但乌桕却欣然换上了胭脂似的红衫，预备嫁给秋光，让诗人们欣羡和嫉妒，她们没有心情来管这些了。

我们携着手走进林子，溪水漾着笑涡，似乎欢迎我们的双影。这道溪流，本来温柔得像少女般可爱，但不知何时流入深林，她的身体便被囚禁在重叠的浓翠中间了。

早晨时，她不能向温柔的朝阳微笑，夜深时不能和娟娟的月儿谈心，她的明澈晶莹的眼泪，渐渐变成忧郁的深蓝色，时时凄咽着忧伤的调子。她是如此的沉闷啊，在夏天的时候！

几番秋雨之后，溪水涨了几篙，早凋的梧楸，飞尽了翠叶，黄金色的晓霞，从权桠树隙里，泻入溪中，深靛的波面，便泛出彩虹似的光。

现在，水恢复从前的活泼和快乐了。她一面急忙地向前走着，一面还要和沿途遇见的落叶，枯树……淘气。

一张小小的红叶儿，听了狡猾的西风劝告，私离母枝跟他出去玩耍，走到半路上，风偷偷地溜走了，他便一跤跌在溪水里。

水是怎样的开心啊，她将那可怜的失路的小红叶儿，推推挤挤地，直推到一个漩涡里，使他滴滴溜溜地打着旋转。那叶儿向前不